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3)

監修  
釋道安

主編  
張曼濤

禪學論文集

大乘文化出版社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③  
監修釋道安主編張曼濤

# 禪學論文集（第二冊）

（禪學專集之三）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學術叢刊(3) (禪學專集之三)

## 禪學論文集(第二冊)

定價：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美金一〇〇〇元

編輯者：現代佛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監修：釋道  
主編：張曼  
發行人：張曼  
出版者：大乘文化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台北市郵政信箱五八〇八三號  
電話：七八一三二二八三  
郵政劃撥：台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410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掉換。

## 編輯旨趣

一、這是禪學論文集的第二冊，它在內容上，比第一冊要專門些、深入些。同時，亦比較有系統些。雖然完整嚴密的系統談不上，但從雜蔓無章的一堆資料中，整理出來一條線索，將禪宗各個有關的重要人物和宗風，順其歷史發展的次序排列出來，這不能說不是對讀者較好一點的服務，對編者也是一點較好的編排感受。

二、本集所選，共分四編，第一編到第二編是達摩禪系與惠能禪系。達摩禪系與惠能禪系，正好又代表了禪宗發展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即自達摩到弘忍，往下說亦可說到神秀、普寂等。第二階段，則自惠能到所謂「一花五葉」的臨濟、法眼、雲門、鴻仰、曹洞等各支。此二階段，在本集兩編中，都有系列的敘說。只是神秀一支，承繼弘忍的楞伽宗脈，却未選上適當的文字，不免遺憾，不過這在「禪宗史實考辨」一書已有他文述及，略可補充。第三編「禪門人物的風姿」，則係選自早期的「菩提樹」、「佛教青年」、「人生」等刊物有關此一系列的文字。作者

均是程兆熊（觀程）先生，此一系列文字的總題——「一個人的完成」，原來他是有計劃的，有系統的撰述，作者總共寫了多少篇，編者並不詳悉，僅就手邊的資料所及，選入十篇，以作為補充上面兩篇的另一種風味的側述。第四編則係有關宋代禪宗的人物，但因限於資料和篇幅，僅僅只能選入曾普信先生一文。不過此文因是總括宋代一般具有代表性的禪門人物，故文雖只有一篇，但亦略可一窺全豹了。

此外，爲了了解中國一般文人雅士受到禪學影響後，其生活情調和精神態度如何，所以又特附了一篇「蘇東坡肚子裏的禪宗骨董」，文雖簡略，但情趣盎然。蘇東坡是善喜談禪者著名文士之一，但真正禪境是否即是如蘇學士筆下所顯之境，此文可作半邊標尺，稍稍測量。然就宗風之影響所及，意興盎然而言，士人之精神又另有一番天地，則此文雖短，而消息却已透露甚長矣。

# 禪學論文集（第二冊）目錄

## 一、初期禪宗祖師及其宗風

中土禪宗五祖述略	船庵	三
初祖菩提達磨禪師		三
二祖慧可禪師		六
三祖僧璨禪師		八
四祖道信禪師		一一
五祖弘忍禪師		一六
牛頭法融與牛頭禪	慧風	二五

## 二、盛期禪宗人物與派別

論慧能六祖禪 ..... 陳真如 ..... 四一  
禪宗五枝派別述略 ..... 黃益毅 ..... 五五

石頭禪要 ..... 乃光 ..... 六七  
馬祖禪要 ..... 乃光 ..... 七七

百丈禪要 ..... 乃光 ..... 八九  
鴻仰宗禪要 ..... 乃光 ..... 一二一

臨濟禪初探 ..... 乃光 ..... 一四五  
漫談趙州禪 ..... 乃光船庵 ..... 一〇五

## 三、禪門人物的風姿

達摩的行跡 ..... 程兆熊 ..... 一一一  
南泉的庭前花 ..... 程兆熊 ..... 一三七

黃檗的罵 ..... 程兆熊 ..... 一四五

趙州的門……	程兆熊……一五五
道吾的不道不道……	程兆熊……二六一
德山的來勢……	程兆熊……一七五
仰山的遊山……	程兆熊……一八三
俱胝的一指……	程兆熊……一九三
雲門的敲門……	程兆熊……二〇一
香林的成勞……	程兆熊……二九三
風穴的一塵……	程兆態……三一
投子的投明須到……	程兆態……三一九

## 四、宋代禪宗血脈考

宋代禪宗血脈考……	曾普信……三四三
附錄：蘇東坡肚子裏的禪宗骨董……	融熙……三九三

一、初期禪宗祖師及其宗風

2010年5月

10

# 中土禪宗五祖述略

船庵

## 初祖菩提達磨禪師

中國佛教的特點在於禪宗，而禪宗則創自來自印度的菩提達磨。「西來大意」的提出，成爲後來禪門參勘話頭的中心公案。「千峯勢到岳邊止，萬流聲歸海上消」，充分地顯示出禪宗在中國整個佛教中的領導的地位。

菩提達磨，傳稱是南印度人，神慧卓朗，一聞千悟，出家後專志大乘，廣行禪化。他受般若多羅師命，來度中國上上之機。梁武帝普通年間（五二〇—六，這有各種說法不同，今暫定如此）泛海到廣州，刺史蕭昂奏聞當時皇帝蕭衍，衍邀會見，就在這年達磨到南京。

蕭衍——梁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最信仰佛教的一個皇帝。他自披袈裟講經，註解經典，提出真俗二諦義，邀集高僧學者們展開專題的討論，自稱是「佛奴」，別人稱他爲「佛心天子」，真是

個不簡單的人物。

他們兩人一見面，就給禪學史上留下著名的第一則公案。

蕭衍問：「朕卽位以來，建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計，有何功德？」達磨答：「並無功德！」當頭給貪着功德的武帝第一棒。

蕭衍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答：「廓然無聖！」又是當頭給搬弄死教條的武帝第二棒。

蕭衍問：「對朕者誰？」達磨答：「不識！」這更是當頭給逞個人威風的武帝第三棒。

在達磨正是萬里晴空不掛片雲，而蕭衍却是疑心生暗鬼枉使青天吃棒，畢竟達磨這個買賣也成餉本，只得黯然北渡長江，經過洛陽，轉入嵩山少林寺面壁打坐。

嵩山少林寺是四九七年北魏孝文帝爲佛陀禪師建造的大禪窟，佛陀門下僧稠，也是禪僧中領袖人物。但是他們都沒有越過聲聞禪的界限；再加上當時北方的義學是盛行地論，這對達磨的般若理論和純大乘禪的傳播發生了阻力。他的面壁打坐和被人叫他是「壁觀婆羅門」，是有它的客觀原因的。

「壁觀」，不只是指達磨禪的形式，也兼有達磨禪的方法和內容的。據達磨門下之一的曇琳，傳達磨「二入四行」禪法，是以「壁觀」法門爲中心的。如說「若也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

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他教」；以及「外息諸緣，內心無端，心如牆壁，可以入道」的偈語；那麼「壁觀」是指修禪的方法和達到禪的實際境地了。

傳達磨寂於梁武帝大同年間（五三五—五四五）他在中國約十年。門下弟子除曇琳外，有道副、尼總持、道育、慧可；於中慧可，侍師六年，立雪斷臂乞得「安心」法門，是達磨禪的正統傳承的禪師。達磨自說是「借教悟宗」，不廢棄大乘了義經典的理論，反之，而是通過了經義論而悟心宗的。因之特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的楞伽經授給慧可作衡量學者印心的準則。初期傳達磨禪的禪師，都以楞伽爲心要，故亦名「楞伽師」，達磨禪亦被稱爲「佛心宗」。

楞伽經從般若性空而兼談法相賴耶緣起，達磨提出這部經作爲禪的宗典，對當時北地盛弘地論的環境，或許帶有調和攝受的作用；而主要的是楞伽經的「如來藏自性清淨」說，對達磨禪的提示作用很大，後來「卽心卽佛」的話頭在禪門特行，也是冥符於如來藏的思想的。加以楞伽指月之喻，四十九年不說一字之談，都成爲達磨禪的重要公案。直到曹溪慧能，把達磨禪的宗典從楞伽轉爲金剛經；但是慧能同門神秀，還是以提倡楞伽著名的。

菩提達磨，在從印度來中國的許多古代高僧中，是最爲中國人民所喜愛所熟知的人物。除禪宗的公案語錄、頌古評唱選爲重要教材外，許多中國的文人和藝術家的詩歌、繪畫、雕塑各種創作也喜歡選取他作對象。一葦渡江、少室面壁、隻履西歸的達磨形像，他的莊嚴面貌與超逸風格

，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中。

## 二祖慧可禪師

中國禪宗以菩提達磨爲初祖，嫡傳達磨心法者爲慧可，是稱禪宗二祖。

慧可禪師生於四八七年，姬姓，河南虎牢人。「頭如五岳，掌若開連」，體格極其雄偉。他博通群書，尤善老莊，深慕西方有聖人之教，於是歸心佛法，從洛陽香山竇靜出家。年約四十遇菩提達磨，從學六年（一說九年），傳得達磨心法，達磨寂後，他離開少林寺到當時東魏政權首府的鄆都，生活在這裏四十年，盛開祕苑，「決禪河於海口，朗慧日於心端」，以弘達磨禪法。但是由於當時北方佛教學風狹窄，反對者多於贊護者，有的指爲「魔說」，甚至還加以毒害。道宣說他是「流離衛鄆」，也沒有一個心傳的弟子。

五七四年，北周進行滅佛；五七七年亡北齊，並把滅佛的範圍擴大到整個北方，這時慧可和他的同門曇琳「共護經像」遁隱到舒州皖公山。也就在這個時期度僧璨出家和傳之以心法。五七九年北周復興佛教，慧可重還鄆都，僧璨仍隱於與皖公山相連的司空山中。隋開皇十三年（五九三），慧可以一〇七歲的高齡入寂。據道宣高僧傳，慧可不是沒有門人，如向居士、化公、廖公、慧布、和禪師、那禪師等皆曾從慧可問法學習過。此外還有屬於楊伽系統的惠、盛、善等禪師。

，記載慧可與僧璨關係最早的是當爲法琳（五七一—六四〇）的慧可碑文，謂「（達磨）大師印之唯可禪師矣，繼明踵跡則僧璨得之」；而後於法琳的道宣（五九六—六六七）竟沒有爲僧璨立傳，僅於法沖傳中提到「可禪師後璨禪師」一語，殊爲憾事。

慧可以曠遠解釋悟解絕塵之姿，傾心於達磨座下，終於發掘了東山法門的源泉，真稱得起是一個過量大人，據法琳的碑文，慧可向達磨乞法，達磨說應「不以身爲身，不以命爲命，方可得也」；於是慧可「乃雪立數宵，斷臂而無顧」，終於從達磨獲得安心法門。「立雪斷臂」，平添禪門一番佳話；但道宣則說慧可與曇琳同一遭遇，都是遇賊被砍斷一臂；唯後來修禪史者對於斷臂求法公案，均取據法琳而否定道宣之說。

慧可禪法的精神，深刻地被表現在景德傳燈錄如下的兩則公案中。一是慧可向達磨乞安心法：光（慧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達磨）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

另一則是僧璨向慧可乞懺悔：

「弟子（僧璨）身經風恙，請和尚懺悔！」師（慧可）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指僧璨，他是得法後出家的）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

據我國敦煌石寶藏書所發現的有關於禪宗文獻的，經過日人鈴木大拙編入「少室逸書」中「雜錄」一部分，其雜錄之二中被認為是慧可與弟子問答法語中的第八十二、八十三兩則，內容大體與傳燈錄所載以上二則是相同的。其實際史實情況如何，暫置勿論；但在傳燈錄筆者手法所描繪出來的達磨與慧可的精神，都活現到片紙上來了。同樣，在雜錄之二第八十九則，慧可以大石上圖佛像使見者畏罪不敢坐喻，說明主觀妄心境界都是自己「意識筆頭子圖作是，自忙自怕」，「石中實無罪福」，末後指出「阿寧有一個物」？這裏完全貫澈了「無自無他，凡聖等一」的壁觀安心法門。達磨禪到慧可，似已躍入捨棄經論教條而熟練地運用大眾口語來表達禪的「教外別傳」之旨了。如他的答向居士詩有「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等句，通過白話詩，使極難理解的禪，成為明白簡單易於接受的東西。這可說是後來禪宗普遍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 三祖僧璨禪師

於達磨禪得二祖慧可心印者是僧璨禪師，後來禪宗尊之為三祖。

僧璨力求隱晦，諸禪史都沒記載他的籍貫、姓名、生年。據房琯（六九七—七六三）碑文，僧璨未出家時磊落不羈，有維摩居士風。年約四十，見慧可於舒州皖公山乞懺悔而得法，慧可為剃

髮並以授僧璨之名。僧璨身患風疾，初見慧可時，可問曰：「你是個大風患人，見我會有什麼好處？」璨答：「我身雖患風疾，但『患人心與和上心無別』。」於是深得慧可贊賞。這和後來六祖慧能答五祖弘忍的「獵獠身與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極為相似；同時兩人都先以白衣身得法而後出家受戒，也極體現出達磨禪重精神而不重形式的一大特色。

僧璨得法受具後，師侍慧可數年，風疾痊癒，唯髮不復黑，時人稱爲「赤頭璨」。五七九年，北周漸復佛教，可回鄴都，璨仍隱居於皖公山與司空山。五九二年，十三歲的沙彌道信見僧璨。景德傳燈錄關於兩人問答的話記載如下：

(道信)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僧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

這段問答精神，和慧可乞安心，僧璨乞懺悔是一脈相通的。

六〇四年，僧璨與同門寶月、神定南遊羅浮，囑道信曰：「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道信也南下江西廬山而轉雙峯，樹起東山法門的先驅旗幟。六〇六年，僧璨北返故山月餘而寂，「道信奔自雙峯，領徒數百，葬大師於所居之處，時人始知道信得法於大師」(房琯碑文)。由於他們兩人授受之間過於隱祕，雖有隋代文豪薛道衡(五四〇—六〇九)與唐法琳爲之傳制立碑(見「曆代法寶記」和「寶林傳」)，而道宣的「高僧傳」却沒有爲之立傳，並說慧可是：「道竟幽而且玄